

外篇天運第十四

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貴無為賤有為重道德輕仁義乃其大旨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天以氣運而不息地以形處而不動日月之行

皆有定所第往來代謝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似有爭所之象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無所為矣機織如有所係屬也即太極

也得此默運則居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

無事淫樂而勸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蒸而為雲灑而為雨隆如蘊隆之隆盛也施雨滂沛也雲雨陰陽和

氣所成故謂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

事而披拂是上言雲雨有雨必有風以繼之東北陽方西南陰方必東北陽氣先起自下而上後西南以陰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奕 牛集十

迎之所謂陽從陰則雨至矣故風起北方而後或西或東有風自上而彷徨四周嘘吸風之呼吸也披拂風鼓動之貌此

風雨所以交作造化必有主之者易曰密雲不雨自我敢問西郊西方陰氣陰從陽必不雨也非知道者孰敢言之

何故巫咸音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帝天有六氣五行以佐元宰而成歲功

則天地日月雲雨風露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順之順造化之無為

也九洛之事九是九疇洛乃洛書也事即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治成德備治功成而聖德

備無事之地者不必拘拘鴻荒之世也商大音泰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

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

至仁無親太宰兩問而莊子兩答一座皆驚而不可以驚獨坐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碯之誅石厚是也後人之處兄弟父子有周公石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

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碯之誅石厚是也後人之處兄弟父子有周公石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

言至仁無親則如周公之誅管蔡石碯之誅石厚是也後人之處兄弟父子有周公石公之不幸而不能行管蔡石厚之

誅者亦愧矣 一說至仁視萬物猶一體合親疎而皆愛之故曰無親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

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

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統萬善者一箇孝

字固不足以盡至仁無親之言蓋至仁不過於孝矣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乎孝自常人之言耳大抵

莊子問答正言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冥山在北海而南行以回望之則去山愈遠至 故

曰以敬孝易恭敬在外其孝可以勉而能 以愛孝難愛則本於由自然而然 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愛親而忘其愛忘之在已者也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我無心不自知其孝親亦無心

不知我之孝忘之在人者也故九難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如舜之棄天下如棄敝屣是也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天下忘我即忘帝力於何有也 夫德遺堯舜而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奎 牛集十

不為也遺棄也薄之也德薄堯舜而不自以為德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

德者也不足多也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上勉為修飾以役於德者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

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并即屏棄也至貴在我何有於

國爵至富在我何有於國財至願在我則道德備於身而何有於名譽凡我屏去者皆有變滅惟道真常不變不可得而

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駭聽復聞之怠細聽卒聞之而惑莫知所以蕩蕩神不能定也 默默口不能言

也 乃不自得心安 帝曰女殆其然哉此段備論古樂之妙 吾奏之以人

徵之以天人事也天地理也言樂非人不備而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候相表裏也 行之以禮義

禮以節之則有序 建之以太清太清者聲氣之元建之為主義以正之則不亂

而清濁高下常取節焉所謂

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貌言視聽思也應之以自然此四句作樂之本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非得無聲之樂何能發揚雅奏四時迭起萬物

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四時萬物合乎造化之自然盛

衰文武清濁陰陽言其節奏之妙自四時迭起至不可待又言作用之妙循環無端變化不窮且作且止而莫知歸宿之

地流光其聲言其聲流動而光瑩所謂美哉洋洋乎者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蟄蟲聞吾樂之奏便驚若雷霆而始作所謂發舒鼓舞不能自已也其卒無尾樂雖終而餘音似嫋嫋不絕故

無尾其始無首始非突然而始自有輕揚圓轉之妙故無首一死一生無死無生無一儻音

一起無起無儻所常無窮則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始終相生統同無間死生儻起

變動而不可窮故不可執也待者求其歸一而未得之謂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竦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奕

牛集十 上文

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

造化無不脗合其聲能短能長類於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溫烈變化齊一

同為不主故常愈出新在谷滿谷在阮音坑滿阮聲氣之洋洋流

居其盛塗卻音音守神言黜其聰明而甯一其心以物為量量

以管以定鍾其聲揮綽悠揚其名高明名曰高明之樂是故鬼神守

其幽神能使鬼神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三辰順軌作樂吾止之於有窮

吾之樂止乎流之於無止而又行乎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

無所致望之而不能見也無所容逐之而不能及也無所容

儻然自失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楫梧琴也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

力屈乎所欲逐人之知力各有所限也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

音蛇音汝女音汝委蛇故怠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

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愴然憮然其狀類如此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振刷其精神調之以自然之命節調之使出於自然樂之節如天命之流行也故若混逐

叢生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之混逐草木之並生並育而不相害也林樂音洛而無形布揮而

不曳幽昏而無聲林林同樂而形跡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深昏默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

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動則無方所居則窈兮冥兮而不可測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非生非死非華非實但見流行

散徒之不定不主故常也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節奏之妙匪夷所思人皆稽之於聖以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元神不動而立官互効其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音悅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故有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堯牛集十上之三

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女音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言彌漫宇宙天地為昭雖欲聽之耳目無從接也而故惑

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則精神兢惕疑其樂之為鬼為神故崇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怠則因探索而心力疲竭不得不棄去卒之於惑惑故愚

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卒聽其樂之節奏疑非人間之應有故惑惑則着一毫知識不得故

之俱也是愚為載道之器而非道以載愚也可見愚之一字

乃莊老得道以後之妙悟揭出以示人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曰以

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

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結草為狗祭天解厭之物喻儒者所學古昔陳言不能用於今世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口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

蘇者取而變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

其下彼不得夢音蒙魂必且數音米目焉音米目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音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芻狗祭則奉之已則棄之若復取而尊之則

之名物羣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是非夢昧之明微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

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音余周魯非舟車與音余今蘄音祈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以古之周道而行於今之魯國是推舟於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勞而無功身必有殃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順應之道以應世而不窮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而可以執一乎且子獨不見夫桔音結槔音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

應物不窮者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

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音耶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吾試按齊楚吳燕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哭

殊其聲而皆悲是以聖人因時致宜為民立法故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夏質而不交周交而不質古

之法其可行於古今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音紇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也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

西施病心而顰音同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音奉心而

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

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古今

異宜而治不相襲必以古之道變今之俗以求其同是猶猿狙而衣周公之服里女而效西施之曠其勢必至相誡也夫
子之窮也固宜重重譬喻皆極言世道不可挽回
孔子行年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

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

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

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禮樂制度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明道不可以言傳在人自悟之耳然而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主 牛集十

可者無他也無他故中無主而不止道雖有所聞於外而中無定主終非真得不能止而不遷

外無正而不行學貴能虛在我縱有所得而外無就正則無以印證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

於外自悟入者聖人不出聖人不多出言以強聒之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自口耳入者

聖人不隱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夷齊餓死比干剖心皆取名多之累也故

大聖大賢隱身非難而隱名為難仁義先王之遺音廬也草舍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而不可久必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求全責備者

至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假託皆不以久處之意以遊逍遙之墟

不染纖塵之處方可逍遙食於苟簡之田此苟簡之田乃坎兌之方家家有之不必耕種而自收惟仙家

能食立於不貸之圃此不貸之圃乃乾離之體止可自逍遙

無為也乃得道以後事所謂及其無為眾始知也苟簡易養也坎中之陽原為離宮之物能知取坎而填

離易養也不貸無出也無出二字有深意呂祖云正心收住黃龍髓即不出之義古者謂是採

真之遊旁門採戰御女僅知採其後天不能延年者何也為其所採者假耳真人則採彼先天真一之母氣所謂借假

修真而換骨為純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

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貪夫狗利烈士狗名夸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而不鑒非善

保全之人故為天之戮民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

而無所湮音因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

門不開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為政之具所以正人之器惟利害不關於心生死無變於己者故能當機而斷更

無湮滯也正者正也所謂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有不信其然者季世之執政也若而人也人欲填滿其縱意橫心所念無非人門鬼路上走而天理不存生機閉塞故曰天門不開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 三 牛集十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虻音文瞽音匪膚

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夫清虛之體不容一

物目與膚尚不容眯且瞽而况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

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

子者邪天下有無名之樸無失之者還其混沌之天而不以窳鑿之也放風總德皆無為之教也天下已失其樸而救

以仁義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

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

呼以濕相濡音儒以沫音未不若相忘於江湖且人之稟賦皆出自然如鵠白烏黑

其樸何所加飾名譽之觀無所加廣魚處陸而相响相濡則病矣不若處之江湖魚相忘於水也使天下失其樸而相响

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

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規而正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龍之為物可見而不可見者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予口張而不能嚙與協同合也張而予不合無所容言也

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音現不見雷而自章也

聲而淵默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者乎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居于堂上而應答之

微曰予年運往矣年馳而事去謙言老也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

人如何哉子貢祖三皇而宗五帝問老氏卑淺帝王故首舉為問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

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三牛集十

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心純一太樸未散民

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非之則強哭不非則無喜也無

怒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也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也情禮獨隆於其親其餘皆降殺而民不以為薄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有

氏尚賢故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

始誰則人始有天矣十月而生五月能言未孩而早知其誰何則競教之速成也開竅太早民始有天闕

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其大道為公之心人有心而兵有順人

機絲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於順也殺盜非殺人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人人各有警備是以天下太駭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子故大駭異之儒

墨者起

橫議交作其作始有倫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始自有倫而

今乎婦女何言哉

今以幼稚之女為婦偷薄之俗又何余語女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大道無為之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則有為矣

上悖日月之明

日月雖明而不

智察察以為明

下睽山川之精

山峙而川流自有定位今用

其精也

四時之施

四時之序猶以漸而進退今用智以

也其知憐於鷹

之尾鮮規之獸

鷹規小虫小獸多

而喻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

可耻乎其無耻也

子貢楚楚然立不安

有為之治喪其真性所

矣自然而已矣

孔子謂老聃曰邱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七

牛集十

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

明周君

之迹一君無所鈎用

鈎取也猶言取用之意

甚矣夫人之難說

音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則必為彼笑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

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以陳迹于人宜乎不遇

夫

白鷗

音

之相視

以目相交

眸子不運

不動也

於上風

陽唱也

雌應於下風

陰和也

而風化

此以神相感而生子蟲雄鳴

雌雄

類物類也此一類或有雌無雄能雌者亦能雄是也故風化

氣所生風化者言生子也物生無一定之迹不可拘泥如此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性命皆一定

時不可止

流動也

道不可壅

活潑也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得其陰陽與根

無根陽之理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失焉者失其消
互為消息之妙無往而可悟道物之生機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邛得之矣烏
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邛不與化為人
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邛得之矣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圭

牛集十

復圭子曰俯仰宇宙天運於上易知也地處於下易知也日月一往一來似有爭所之象亦易知也冥冥之中主張是而綱維是者誰乎居無事而能靜以制動者誰乎意者其有機緘莫知爲而爲耶意者其有運轉欲止而不能止耶雲可爲雨而雨亦可爲雲隆施而淫樂是者非雲非雨也必有居無事而朝爲行雲暮爲行雨者陽從陰則雨北方陽方也故風起北方自下而上一西一東自上而下噓吸是者風也而所以噓吸者非風也必有居無事而披拂以佐雲雨者巫咸昭所謂天有五運六氣以綱維此造化是也帝王法之九疇洛書宗之治功成而聖德備天有常鑒而人有常戴非上皇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去

牛集十
X111

治之世無以加此皇降而爲仁故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以虎狼爲仁則人駭以虎狼父子相親爲仁而人亦駭乎謂至仁無親則人疑謂孝爲至仁之緒餘而人亦疑乎故曰以敬孝而知有親不如以愛孝而忘親我孝而相忘於孝不如使親而相忘乎我我孝而能忘天下不如使天下而兼忘乎我則世有大德堯道舜行不爲奇利澤濟世不爲恩而區區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自見者亦微矣故至貴至富而在我則何有乎國爵國財道德有於身而至願在我又何有虛名虛譽何也爵財名譽易渝而至貴至富至願不渝也北門成觀黃帝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聞一也始而懼旣而怠卒而

或使人神不定口難言而心不安者何也黃帝曰吾樂之奏非僅聲容而已也天人相參禮義節制而聲氣之元一本乎太清非遠求也蓋至樂雖先應之以人事不可不順之以天理雖行之以五德不可不因之以自然故善作樂者未調樂而調四時未和樂而和萬物則盛衰文武之有倫者象四時之遞起也清濁陰陽之相和者象萬物之循生也其流聲可
以驚蟄蟲其始卒難尋其首尾始終相生死生僨起循環無端欲求其歸一而不可待女安得而不懼吾又奏之以和合陰陽明並日月其聲之短長類晷影柔剛似氣序無變化也無不變化也有故常也而不主故常也聲滿坑谷神守其量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七

牛集十
X L I

謂之爲揮綽之音可也謂之爲高明之樂亦可也故聞吾奏者鬼神安於幽日星順乎軌所以然者皆由吾之樂止乎其
所當止而行乎其所當行子欲着一意見而不能逐之以步武而不及非立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不能知其妙也以知
窮力屈之後形若太空身弛而不張女安得而不忘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其樂之元韻與天命同流行其中之條理與
動植而並生雖金石交作絲竹遞奏若無分又若有分如天
籟之自鳴以方所拘之而不得以窈冥測之而不得以死生
華實擬之而亦不得但見其流動變化非尋常之聲也意者
其聖人乎惟聖人達樂之情而知天之命天機不必運而五

官互効其職此樂非人間有也可謂妙不容言矣聽之難聞
視之難見其聲之充滿無所不包其音之精微耳無從接而
安得而不惑夫樂也者始聞之而懼驚惶震恐疑其爲鬼爲
神懼故祟旣聞之而忘心神並竭無可着力怠故遁卒聞之
而惑以爲盡善盡美而不知美善之所自來惑故愚巧者人
用事人則去道遠愚者天用事天則與道近故云大智若愚
愚可載道而非道以載愚也孔子西遊於衛師金與顏回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重神明不得不重芻狗及其已陳也若與
未陳之芻狗而同珍彼非以覺爲夢必目昏於明也今夫子
取先王之陳言而誦習何異取已陳之芻狗而與弟子遊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夫

牛集十
X 11

寢臥其下即其不得志於宋衛商周猶曰是夢也而困於陳
蔡與死爲隣是非其昧耶夫水陸異路舟車異行夫人知之
也古之周道不可行於今之魯宜亦夫人知之也今欲以周
道而行於魯是猶推舟於陸可行乎不可行乎強以古道而
行今者徒勞無功未知時無方吾亦與之爲無方可以應物
而不窮也知桔槔之俯仰而人不罪則可以悟治世之道矣
故夫三皇五帝之不同道而同治猶相梨橘柚之不同味而
同適口知禮義法度之必應時而變通則知古道之不宜於
今猶猿狙之不得服周公之服也里婦之不得効西施之顰
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亦得

道乎孔子曰吾求之度數道之形而下者五年而未得吾求之陰陽道之形而上者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夫道貴心悟不可以言傳至尊莫如君親道尚不可以獻而進之至親莫如兄弟與子孫道亦不可以告而與之者何也中有主則見定以無主之心安能守不變之道外有正則行確以一偏之見安能獨斷而獨行故由中出而悟入者聖人亦與相安於無言由口耳而外入者聖人不惜言詮以指其歸名公器也且不可以多取况仁義先王之遠廬也豈可以久處哉故古之至人卽真人也假道於仁所謂金愛木慈仁也託宿於義所謂木愛金順義也以遊逍遙之墟則一塵不染矣呂祖云掘地尋天見天光卽苟簡之田也此田在坎兌而不在乾巽朝種而暮收者也故曰食於苟簡之田呂祖云種得金花果是強卽不貸之圃也此圃在乾離而不在坤兌貸人而不貸於人者也故曰立於不貸之圃何所往而不逍遙矣呂祖云嬰兒日食黃婆髓姤女時殮白玉杯所以苟簡易養也呂祖云正心收住黃龍髓張口擒吞白虎漿所以不貸無出也旁門採戰僅知採其後天採假而不採真也至人則採其先天真一之母氣以伏吾身之子氣張三丰祖師云一點靈光出渾身粉汗香霎時乾我未換骨作純陽卽採真之遊也何世有貪夫殉利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知鑒古以取天之戮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堯

牛集十
八十一

辱與至人相去遠矣。怨恩取與諫教，主殺八者皆正人之器。非利害生死無變於已者，不能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人門用事而天門何由開哉？失道德而後仁義，故老聃欲孔子舍仁義而進道德，曰播糠眯目則不知有四方矣，蚊虻虺蝥膚則不知有夢寐矣。今吾子語我以仁義，則不知有大道矣。亂莫大焉，是故不如已。雕已琢使天下相安於無爲之風也。奚必以仁義教人？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夫鵠之白鳥之黑，乃自然而然，不足辯也。名譽之觀無所增益於人之性，不足廣也。處陸之魚而得濡沫，何如相忘於江湖？失樸之民而沾仁義，何如相忘於道術？孔子歸而語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平

牛集卜
X二一

乎。夫龍也者，變化莫測，龍無體以合而成體，潛龍也。龍無章以散而成章，見龍也。龍無潛見，乘雲氣而吐納乎陰陽，飛龍也。老子其庶幾乎？又何所容吾言而規之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卽龍之散而成章也。雷聲而淵默，卽龍之合而成體也。發動如天地，卽龍之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也。弟夫子借龍言而子貢便就老子言耳。遂以夫子之聲先容而見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而爲聖人一也。先生獨以爲非聖人，何哉？昔堯舜禹之相授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武王逆故，曰不同。老聃曰：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反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則不一矣。各親其親之

端開矣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反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則不親矣所厚者薄之漸起矣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欲力追上古也誰知混沌大鑿孕婦不踰十月而生子子不踰五月而能言未至乎孩而問誰而民始天則不競矣懷知而不以相教之風萌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以復醇厚也人有心得兵不順殺盜者無罪類聚者爲常人心駭而儒墨起夫婦不遵始作之倫幼女可使之爲婦則不變矣數代揖讓之傳又已不終局矣名曰治之實以亂之吾見上不得與日月並明下不得與山川耀精中不得與四時同施使萬物莫安其性命之情而猶然稱聖其有耻乎子貢立且不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全

牛集十
X 111

而敢復言哉孔子謂老聃曰邴治六經有年矣于七十二君而不一遇何人之難說而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夫今俗之不合乎古亦猶古道之不宜於今也今子所執六經乃先王治古天下之陳迹而欲治今之天下不亦迂哉不知有爲之制作皆粗迹也而所以迹則先王無爲之精神也得其粗迹而遺其精神是見迹爲履之所自出而認迹爲履也可乎哉豈惟古今之治迹不同而萬物相生之迹亦異白鴉以目相視而風化神相感也蟲之雌雄以上下唱和而風化氣相感也又有物類龜鱉無雄蜂蠆無雌互自爲雌雄而亦風化也乘時者有定生而無定迹無不易也無不變也而不易不變者

惟性命而已何也時不可止治古之天下者不可治今之天下也道不可壅生人者可測而生物者不可測也苟得乎性命不變易之道以之治天下可也以之自治而長生亦可也苟失乎性命不變易之道與之治人則昧乎古今與之自治昧乎性命之所自來又安知性命之所自往孔子退三月不出乃復見曰邛今得之矣得乎性命不易不變之理時道不止不壅之情也天下有卵生濕生者一本乎天親上一本乎地親下也天下有化生胎生者一至蠢而能化一至靈而不能化也邛今得聞夫子性命時道之教不易不變者雖可操其權於繼善之後而不止不壅者尙未能脫凡近以遊高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全

牛集十
川

不諳化爲人之道安能化人老子曰可邛得之矣知乎性命者然後可與言時道得乎不易不變者然後可與言不止不壅也解物化必知人化既知人之所以不化必亦悟其所以化邛從今而後可與言道矣